

1月26日,微信朋友圈中的一条消息,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祖父杨世福于1月25日上午11时14分安详离世,享年99岁。孙女:杨婷婷。”

杨婷婷是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名教师,她的祖父杨世福,是最后一位离世的“沙海老兵”。70多年前,杨世福和战友们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为解放和田作出历史性贡献。此后,他们就地转业、铸剑为犁,用一生的坚守,让亘古荒原变为片片绿洲。

我曾在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社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不辍,

不时到各地采风,采写一些稿件。2025年8月,我与长期致力于关爱老兵、记录老兵故事的辽宁鞍山拥军志愿者葛继红一行人,到新疆拜访杨世福老人,并为他拓下两枚红脚印,用以开展“英雄足迹”主题展览活动。当时,我们还和杨老约定,今年再去新疆看望他。

得知杨老离世的消息,我给杨婷婷发去信息,表达对杨老和一代“沙海老兵”的敬意与追思。那一刻,同为老兵的我,亦在心底向他们致以庄严的军礼……

——孙永库

敬礼,永远的“沙海老兵”

■孙永库

鲜红的脚印,滚烫的话语

2025年7月,我偶然得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300多位“沙海老兵”,只有杨世福还在世。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葛继红,近些年陆续为全国各地近400名革命老兵拓过脚印的她十分感慨:“这是唯一一名在世的‘沙海老兵’了,我们得和时间赛跑,为历史和后人留下记录。”

我们马不停蹄赶往四十七团驻地新疆和田,得知年事已高的杨世福住在乌鲁木齐的儿子家,且老人长期卧床,难以与他人顺畅交流。大家心情都沉甸甸的,不敢耽搁,又赶往乌鲁木齐。

见到杨世福老人,葛继红坐在床边,握住老人已经伸展不开的右手,附在他耳边说明来意:“我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我受父亲的影响走上拥军路。我们从辽宁鞍山出发,开了几天的车来看望您。您是‘沙海老兵’,是共和国的功臣……”

出乎大家意料,已多日没有开口说话的杨老,竟断断续续地回应道:“辽宁到新疆,这么远的路,你们不容易……”葛继红向杨老提起那段荒原屯垦的往事。“您不想老战友?”她话音刚落,老人缓缓吐字说道:“想,想他们,都是四十七团的。”

“您一辈子留在新疆,为了什么呢?”“为了新疆人民过上好生活,为了新疆人民过好生活!”杨老很认真地将同一句话重复了两遍,情感闸门随之打开,激动地流下眼泪。

“咱们不激动,不哭了。”葛继红连忙安慰老人,“新疆人民现在都过上好生活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沙海老兵’……”

拿出纸张、印泥,我们一起为杨老拓脚印。葛继红向杨老请求道:“您能不能帮我们把刚刚您说的那句话写在脚印旁边?”

“我的手握不住笔了,写不了。”杨老吃力地回答。

“没事,我握着您的手,一起写。”听葛继红这样说,杨老面露笑容说:“行!”在葛继红的帮助下,杨老在自己鲜红的脚印旁,一笔一画留下那句滚烫的话语。

“我唱红歌给您听吧!”见杨老很有

兴致,葛继红问道:“您想听《映山红》,还是《东方红》?”老人这次说得很清楚:“听《东方红》!”

葛继红认真地唱起来。没想到,这位年近百岁的“沙海老兵”,竟一字不落地跟着哼唱起来,声音虽轻,但饱含深情……

这歌声,如同一道精神之光,穿越时空的隧道,把大家带回1949年。

挺进“死亡之海”,留下生命绿洲

1949年12月,当兵第二年的杨世福,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的1800余名官兵,奉命从新疆阿克苏紧急进军和田,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及民族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阴谋。为尽快抵达和田,官兵在没有补给、装备简陋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选择。

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进得去,出不来”。面对未知的前路,杨世福和战友们挺进这片“死亡之海”。酷寒、沙暴、迷路、困乏、缺水……历经18个日夜,他们追星赶月700多公里,终于成功抵达和田,以雷霆之势震慑了叛匪。为褒奖他们的壮举,第一野战军首长发来电报:“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沙漠,走过了;仗,打完了。但对官兵们而言,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进军和田纪念馆展柜里,保存着一份已解密的电报:“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王震将军当年的这道命令,意味着这群历经重重考验、征尘未洗的官兵,将继续留在最需要他们的土地上,铸剑为犁、屯垦戍边。

几年前接受采访时,杨老曾回忆就地转业的往事:“当兵打仗,千里进疆,穿过沙漠,解放和田,突然要脱下军装,你不知道心里有多不舍呀!”但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国家建设需要,就是一百个不情愿也要服从,谁让咱是革命战士呢!”就这样,杨老和他的战友们,俯身成为大漠第一代拓荒者。经过整编和调转,十五团留下300多位老兵,后演变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四十七团。

岁月流转,这群“老军垦”艰苦创业的故事,至今流传在大漠深处——

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们就挖地窝子住;缺少开荒工具和肥料,他们就红柳枝编筐运土,到群众家清理羊圈;食物匮乏,他们就挖野菜,野菜挖没了,就



用馍馍蘸盐水……

日积月累,一座座沙丘被铲平,一块块良田被垦出。老兵们唤醒了沉睡的大漠,人迹罕至的荒原,化作一片片绿洲。

把骨头埋在大漠,把忠诚献给祖国

一道命令,执行一生。自进驻和田那天起,多数“沙海老兵”,一辈子再未走出新疆。

这群老兵,对这片土地怀着怎样的感情?一位老兵说得极好:“人吧,就像树,树苗子挪到哪儿,扎了根,活了,就长起来了,再远再苦的地方待久了也生情啊!”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份沉甸甸的感情,让“沙海老兵”把生命的根世代代扎在这片土地上。

原四十七团团长王二春的儿子王亚平好几次有机会到大城市发展,都被王二春拦下;杨世福老人的女儿杨桂花,在四十七团当了一辈子工人,直至退休……为了兵团事业的接续,“沙海老兵”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把他乡视作故乡。

1999年,在屯垦戍边50多年后,几十位“沙海老兵”第一次走出和田,应邀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参观。在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仰望王震将军的雕像,老兵们泣不成声。他们自觉站成一队,向老首长汇报:“报告司令员,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胜利完成了您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任务。您要求我们扎根边疆,子子孙孙建设边疆,我们做到了……”目睹这一幕的人们,纷纷为

老兵们鼓掌,许多人流下眼泪。

如今在四十七团的一片绿地上,长眠着300多位“沙海老兵”。这里被称为“三八线沙海老兵纪念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十五团老兵们申请赴朝参战,但上级考虑守卫边疆的重要性,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后来,老兵周元在垦荒中不幸去世。他生前与战友们开出一块条田,刚好宽300米、长800米。大家便将他葬在这片“战场”,并将此地取名为“三八线”,商量将来都要在这里“归队”……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红色打卡地。

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一代“沙海老兵”把骨头埋在大漠,把忠诚献给祖国。他们的身影已渐渐远去,但近年来四十七团大力弘扬“沙海老兵”精神,建成“老兵精神展示馆”,打造多个“老兵故事展厅”,让老兵精神薪火相传。

如今,杨老与他的战友们“团聚”了。我不禁又想起那天与老人告别时,他艰难地举起已伸展不开的右手,向我们敬的那个军礼;不禁又想起离开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时,沿路看到的那一片接一片的绿洲,一排接一排的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长眠沙海的老兵们,恰如一棵棵挺立的胡杨。

图①:“三八线沙海老兵纪念馆”中的沙海老兵纪念碑。 杨 洗 摄
图②:杨世福生前留影。 资料照片
图③:杨世福印下的脚印和他写下的话语。 杨 洗 摄
图④:“三八线沙海老兵纪念馆”内的老兵墓地。 杨 洗 摄
图⑤:2020年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官兵开展重走“沙海老兵”征沙漠路活动。 资料照片
制图:鹿 硕

那晚,全连延迟3小时熄灯,各班排自行安排活动。包饺子时,刘班长笑着跟大家商量:“咱们一会儿再把明天参加连队汇报表演的‘三句半’练几遍,怎么样?”顿时得到响应。还有老兵提议,得留出1小时,让大家写家信,又是一片赞成声。

这时,张副班长一本正经地和小李逗乐:“哎哟,小李有心事啊!前几天收到对象来信,一直没得空回信,今晚就使劲抒情吧!”小李的脸一下子红了,战友们都捂着嘴笑着……

夜幕低垂,天边寒星闪烁。伴着“咚咚咚,咚咚咚”的锣鼓声,战友们抓紧排练节目。夜渐渐深了,大家纷纷拿出纸笔写信,表达思念的同时,也把在部队过年的热闹场景告诉亲人。

一转眼50多年过去,当年共度春节的战友,如今都已是八旬左右的老人。不知他们过得好不好,身体是否还硬朗。趁年味还未散去,我想在这里向老战友们送上“迟到的问候”,同时告诉他们:那年除夕的喜悦与乐、部队大家庭特有的温暖,那朴实纯真的战友情,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

致敬·心中英雄

初春,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的白老虎屯,透着别样的宁静。村子中心地带一个古朴的院落外,矗立着一块刻有“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字样的石碑。阳光下,石碑醒目庄重,无声提示着这个院落特殊意义。

走进院落,迎面可见一棵粗壮的枣树,虬枝弯曲向上。枣树旁有3间青砖房,砖墙上隐约可见斑驳的弹痕,那是78年前一场激战留下的印记。

自2025年9月起,这里经常会几个身穿迷彩服的身影——来自锦州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轮流前来开展志愿讲解服务。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四团一营一连的官兵们,在这里打了场硬仗!”人至中年的老兵崔景军,是服务队的骨干讲解员。看到有人前来参观,他主动上前讲解,声音洪亮有力。

参观者从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到,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四团一营一连奉命在锦州城北白老虎屯建立防御阵地,为主力部队进攻锦州争取时间。全连180余名官兵坚守阵地16小时,打退敌人10多次进攻。战斗结束,仅有约40人幸存。

这场战斗,为锦州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后,东北野战军授予该连“死打硬拼”锦旗,连队被命名为“白老虎连”。1963年,白老虎屯战斗遗址被确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志愿服务的这支队伍,成立于2020年,由锦州退役军人王新立牵头组建。王新立回忆,最初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老战友,怀着为社会做点事的想法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这些年,服务队规模不断扩大,100多名队员中超过半数都是退役军人。大家怀着同样的热忱,投身红色宣讲、寻访无名烈士墓、帮扶困难老兵等志愿服务。

据介绍,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此前由士英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维护,人员力量不足。2025年9月,从古塔区有关部门得知战斗遗址招募志愿者、开展常态化守护的消息,王新立向队员们发出“动员令”。大家纷纷响应,商议利用空闲时间轮流值班。为了把战斗故事讲得准确生动,队员们查阅史料,走访当地老人,还邀请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专家培训指导。

“我们在白老虎村走访时,有位老人提到,当年连队幸存的官兵完成任务撤退时,老百姓点燃自家的柴火垛,用滚滚浓烟做掩护,护送他们安全撤离。”老兵董涛感慨,“这是多么动人的军民鱼水情。”

在队员们守护白老虎屯战斗遗址

老兵志愿者守护「英雄阵地」

■白冰 朱忠鹤 赵雷

的这段日子里,许多片段让人心生温暖。秋天是枣子成熟的季节,队员们把院落里那棵枣树上结的枣子称为“英雄果”,摘下来分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他们告诉孩子们:正是有了英雄的牺牲奉献,才能品尝到这样甜美的果实。

“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留言簿上,笔者注意到两行稍显稚嫩的字迹。崔景军说,那一次对夫妻带着孩子前来参观,10来岁的孩子主动要求留言。“我照着展板上的‘白老虎连’精神,一边读一边教孩子写。看着他一笔一画认真书写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崔景军说。

守护好“英雄阵地”,让更多人了解“白老虎连”的故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对于这群老兵而言,这就是他们开展这项志愿服务的价值所在。

动态·一线传真

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部

保障心贴心 真情暖桑榆

本报讯 王雪、赵昊阳报道:清雅的雪柳,素净的腊梅,娇艳的玫瑰……近日,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部活动室暖意融融,花香袭人。在花艺师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10多位老阿姨兴致勃勃地修剪花枝,不时交流鲜花搭配与养护心得。欢声笑语间,一件件充满巧思的春节主题插花作品悄然完成。

“插花活动很有意思,我每年都参加。”91岁老阿姨胡锦心展示着自己的插花作品,眉眼间满是笑意。据介绍,该部党委紧扣老干部、老阿姨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开展服务保障工作。他们将保障内容细化为服务清单,落实到事、责任到人,扎实开展老干部健康体检、上门巡诊等工作,还不时组织主题参观、插花、红

歌会等活动,丰富老干部、老阿姨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了让服务保障更精准,该部探索推行网格化管理工作模式,为每名老干部、老阿姨配置由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网格小组,在每周三“网格员上门服务日”走进老干部、老阿姨家中,及时倾听心声、征求意见,做到“平时有人问、病时有人管、难时有人帮”,让精细化、亲情化、常态化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军队离退休干部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深化服务保障机制,用更实作风、更优举措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提升老干部、老阿姨的幸福感,让他们安享晚年。”该部领导说。

江苏省南通市

老兵帮老兵 服务一对一

本报讯 陆锡兵、邢译冰报道:“老班长,快过年啦,来看看您。”春节前夕,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关爱老兵志愿者、退役军人翟斌,敲开73岁失独老兵张明宇的家门,将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等信息的“暖心联系卡”交到她手中。

“张老,您以后有啥需要,随时联系我。”伴随翟斌贴心的话语,曾经握过钢枪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连日来,这样温馨的场景屡屡在海门区上演。2025年8月以来,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当地设立“红星驿站·老兵先锋岗”便民服务岗亭,将当地关爱老兵、同时有着军旅经历的志愿者组织起来,推行“老兵帮老兵”志愿服务新模

式。他们着眼岗亭周边社区退役军人中的重点关怀对象,推行一名退役军人志愿者结对帮扶一名重点关怀对象的“一对一”服务模式,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帮扶纽带。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交流起来更亲切。”退役军人志愿者陈志香表示,这种服务模式减少了传统帮扶中可能存在的距离感,让关爱直抵受助老兵心坎。

“‘老兵帮老兵’工作机制,让志愿服务实现从面到点的精准‘滴灌’。”海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表示,他们将持续完善该工作机制,更好地凝聚退役军人力量,为重点关怀对象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服务。

那年的“团圆饺”

■潘 虎

开,我们几个新兵更是兴奋不已。

午饭后,老兵们腾出两张床板,清理干净,一张用来当桌面,一张用来摆放饺子。张副班长找来两个汽水瓶,当作擀面杖。临近傍晚,等炊事班把面团和馅料准备好,我们端回班里,就开始包饺子。

“你们都会包饺子吗?”刘班长问我们几个新兵。我们的说会擀皮,有的说会捏饺子。两个不会包饺子的新兵支支吾吾,老兵“胖刘”帮他们“解围”:“能吃饺子也行啊!”大家乐得哈哈大笑。

“闲不着,都有活干!”刘班长挽起袖子,给大家安排任务。“我和张副班长擀皮,你们动手包,不会包的遛家伙伙、摆饺子。”

刘班长和张副班长密切配合,不一

会儿就擀出一叠饺子皮。大家喜滋滋地包起来,床板上很快就摆上许许多多形状各异的饺子。

包饺子的同时,大家七嘴八舌说着有关饺子的趣事。刘班长说:“在我们老家,饺子也叫‘扁食’,煮熟后连汤一起吃。”新兵小孙说:“俺老家管饺子叫‘小包子’。”另一位老兵接过话茬:“俺们胶东管饺子叫‘古扎’,小时候就盼着除夕夜能吃上肉‘古扎’,然后到院院里放鞭炮……”其乐融融的氛围,冲淡了大家的思乡情绪。

包好饺子,大家抬着床板,乐呵呵地“飘”向炊事班。趁着排队煮饺子的空当,大家不甘寂寞,开始评选“最美饺子”和“最丑饺子”,又是一片欢声笑语。

曾在军旅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们一家三代欢聚一堂,热热闹闹地包饺子,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和晚辈摆“龙门阵”时,我又说起参军后第一次在部队过年的往事。每每回想起当年和战友们一起吃着的那顿“团圆饺”,总觉得有滋有味。

那是1970年初,我来到山东省军区原独立第二师农场服役不久,便迎来春节。除夕那天早饭后,刘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笑容满面地宣布:“今天是除夕,上午组织卫生大扫除,下午各班包饺子!”话音未落,战友们个个喜笑颜

